

文本与肉身



沈奇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文本与肉身



沈 奇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本与肉身 / 沈奇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80680-488-9

I. 文… II. 沈… III. 文艺评论 - 文集 IV. 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5555 号

文本与肉身

沈奇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史志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4.75 印张 3 插页 327 千字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80-488-9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21)

淡季杂拾

这是我的第一部文艺与文化批评随笔集。

我是写诗出身，后来又侧身诗歌理论与批评的行列，都没多大出息。只是，因为诗是我文学生命的初稿，又是个认真的人，就一直香客式地痴迷跋涉着，从新诗潮到后新诗潮，随之摸爬滚打了近三十年，有点从一而终、执迷不悟的劲。其实多年读书教书阅世看人，于知识型构和人生经验以及思维方式，都挺驳杂的，似乎写什么都可能比守在诗道上有作为，有时甚至想，或许早点改行，咋也比现在出息多了呢！

是以我在一首题为《淡季》的诗中，写下过这样的诗句：“你一直一直都明白 / 你是个不错的角色 / 只是总误了上场的时间”。

说是“明白”，其实也无奈，“明白”是观念，到了抵不过“性情”；未失本真的人，角色永远是个让人发怵的笼子，不想去钻的，哪怕是个金笼子。误了就误了，历史不公正，自个不赶趟，认了就是。好在从一开始，我就将诗性的思与言说，视为一种契合本源心性的生活方式，一种调节精神内循环的深呼吸，不当什么事业之类的大词侍弄的，也就省了追逐声名的累，只是随缘就遇而已。天生散淡的性情，只能是个过路人的命，所谓“文本”的生成，也就渐演化为“私人邮件”式的存有了。

只是文本之外，毕竟还有个肉身。身在红尘中，难免沾点尘土、吸些浊气，怎是一个“诗”字消解得了的？眼见得诗越写越少，人越活越淡也越复杂，本就无格局定所的这支笔，也就时时脱逸出诗的地界，去别处游走——或指点文事，或议论时世，或阅人有感，或行路

动思，亲情、乡情、友情，书法、绘画、陶艺，乃至书评、序、跋，到处叨一嘴。有时是虚名招事，友情出演，大多是自个瞎激动一吐为快的。当然也包括读诗评诗的文章，只是也因了随意，写成散文随笔的模样，没了正经相。如此游走，平日不在意的，更没想就此停了诗笔去赶另一道热闹，那就更没出息了。及至翻过新世纪五年了，自己给自己清个盘，于诗与诗学，该出的书都出了，再来拣拾这些正经诗文之外的长短随意文章，竟也有了三十多万字的积累，一时惊喜起来，像儿子养大了带回个媳妇多出个人似的，便想着也为之结个集子了个账，说不定反比正经诗文还受待见呢。

实则写作生涯或也如同过日子，常常是刻意而为的事到头反记忆模糊了，一些日常细节乃至闲散中的偶然一瞥，却总是深刻地留了下来。繁杂人世，坎坷人生，或正是有了这些细微末节处的润展与舒放，才不至过于生硬与冷涩。写作也是这样，正襟危坐而就的文章，或许连写者自己也不堪其累，不经意挥洒的文字，可能到留住了作者、读者的青睐。这些年，人们越来越厌弃了高阁文化、翰林文字，倾心于有人气、有亲和性亦即高僧说家常话的文风，是以随笔散文大行其道。虽说与生活节奏加快和商业文化的挤迫不无关系，但想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像收入这部集子中的有些文章，写时没当回事的，发表后却带来意外反响，还有刊物主编屈尊为此而专门约稿的，让我一时犯悔，怀疑我当初是否真的选错了行？

当然，我也并非就此要去赶什么热闹，只是淡季杂拾，想给这些闲散的篇什一个安顿而已。遂将其筛选归类，概分五辑：辑一“失落与返回”，是有关当代文化与文学现象的一些杂感短论，可谓“说文篇”；辑二“文本与肉身”，是有关几位熟悉的师长、文友和艺术家的速写文字，可谓“品人篇”；辑三“书生意气”，皆与买书读书出书评书有关，可谓“谈书篇”；辑四“活在时间的深处”，是新近写就和此前结集漏收入的读诗友作品的评介文章，可谓“读诗篇”；辑五“秋意本天成”，是近年插足艺术界，陶冶性情中有感而发的几篇行外走笔，归为“论艺篇”。如此大概有个眉目，但到底还是杂了些。杂就

杂吧，本就是杂语时代，各说各话，只要不是空心喧哗就好。不过静心静气地审读下来，自个觉着，多年为诗为文的那点真诚、敏感与活脱，还是一脉相承的。至于是否能受读者待见，也依旧随缘就遇了。

——是谓“自序”。说了半天，还是没说清爽，好像既多余又不够；只落了个题目让自己喜欢，曰：淡季杂拾。

2006年夏于西安印若居



第一辑 失落与返回

物质时代的精神植被

——谈日常写作 3

失落与返回 5

写作与生存 7

“体制外写作”与写作的有效性 9

批评：自足的写作

——有感当前文艺批评 13

新诗与新世纪 17

从“先锋”到“常态”

——先锋诗歌二十年之反思与前瞻 20

困境中的坚守与奋进

——关于当代陕西诗歌的检视与反思 29

台湾“创世纪”诗歌精神散论 34

告别时尚写作 43

老问题的新警示

——也谈“小文人诗歌” 45

“说人话”与“说诗话” 48

为诗消肿 53

批评转型与水墨精神	59
书品乱弹	62
说缘法理气	64
喜剧何以“小品”	66
作家一思考 就让人发笑 ——为《中国作家 3000 言》悲哀	68
味淡	72
“采气”与“森林浴”	75
说话、做事与狗撵兔子	77
列车上的风景以及女权主义	80
畅想“克隆人”	83
闲话西部人	89
存在就是做事	91
树、鸟、人及家园	94
重新认领“80 年代精神”	97

第二辑 文本与肉身

感受牛汉	105
走近谢冕	111
诗外舒婷	118
读匡夔其人	122
新诗“司库”刘福春	125
虎行猫步话魏杰	129
真人异品说晁海	132
山水画家张振学	140
念胡宽：文本与肉身	144
陶艺奇人邢良坤	147
戏说管管	155

伊沙：饿死诗人的诗人	162
------------------	-----

第三辑 书生意气

一书三得	169
买书或请女士吃饭	171
与“万圣”结书缘	173
写给“恒河沙”	176
仪式、念想及私人邮件	178
领略陈超	
——评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	181
新诗有了“明细账”	
——评刘福春《新诗纪事》	185
书生意气呼啸行	
——评张渝《青春的子弹》	188
回应历史的期待	
——评钱建军、向忆秋合著《洛夫：诗·魔·禅》··	191
诗人情怀 学者文章	
——评秦巴子批评随笔《有话不必好好说》	195
专业风度与圣徒精神	
——评陈仲义诗学专著《扇性的展开》	197
重树典律 再造传统	
——评《新诗界》诗刊	200
真气童心逍遥文	
——评邵养德俳优美学文集《象征性自杀》	203
可品可饮 一杯清茗	
——评南嫫《跳不完的脱衣舞》	206
潇洒人生的诗意书写	
——《隐地心语》编选前言	209

心诚则灵

- 白忠德《摘朵迎春花送你》序 212

多元开拓 虔敬游走

- 王卓慈《游走在学与教之间》序 215
- 一本书与一则“出版童话” 218

第四辑 活在时间的深处

“东方诺贝尔”档案

- 我为大诗人写评语 223

水晶的歌吟

- 读高璨的诗 237

活在时间的深处

- 读杨于军诗集《冬天的花园》 241

荒火之舞

- 读杜迁诗集《火焰的回声》 250

有现实穿透力的诗性叙事

- 读谭克修诗集《三重奏》 255

有备而来：注意这只“狼”

- 读南方狼诗集《逐鹿集》 261

追索“秋天的厚度”

- 读海啸长诗三部曲 266

与诗有约

- 读姚轩鸽诗集《暗夜横渡》 269

生命的仪式

- 读《三之的诗》 272

北方的爱

- 读刘鹏诗集《女人山》 276

为了心灵的水土不致流失	
——读念学志诗集《兰花集》	279
“远风敲门”留诗忆	
——读于炼诗集《三套车》	282
率性边缘	
——读丁斯诗集《疯狂的头发》	285
冷的生命 热的生活	
——读《格真诗集》	288
纯朴而光芒的翔	
——读蔡劲松诗集《阳光照耀的翔》	290
知青、诗人与足球话语	
——读《渭水抒情诗选》	292
奔跑的季节	
——读白麟诗集《风中的独叶草》	295

第五辑 秋意本天成

素直与清峭	
——品评钟明善其人其书	301
书家原本是诗人	
——品评钟明善《自书韵语楹联》书法集	304
超脱与逸气	
——评薛养贤书法	307
闲品匡燮书法	311
守常求变 本色自然	
——张红春书法作品论	313
晁海现代水墨艺术论	315
诗意田园	
——方济众艺术精神散论兼评其小品画集	322

纯正致高远 大气化沉雄

- 品评张振学山水画 329

清梦如歌寄远意

- 品评邢庆仁“乡村叙事”系列画作 333

生命意识的诗性燃烧

- 品评石丹现代水墨画之“残荷系列” 337

花语心影自在诗

- 品评蔡小枫其人其画 340

清境有为

- 品评李云集山水画 343

静而狂之

- 读张进现代水墨画《向日葵》 346

方平现代水墨山水系列散论 350

诚朴无华 清明有味

- 小品夏金珊书画 356

山养野趣 水润诗情

- 品评谭宗林山水画 358

根系本味 迹近天成

- 品评张尧陶艺 360

异质混成中的通合与再造

- 湖南中青年陶艺家作品散论 365

群树的呼吸

- 《陕西国画院青年画家作品集》序 370

■附 录

- 我读《文本与肉身》..... 379

第一

辑

失落与返回



物质时代的精神植被

——谈日常写作

这些年，常有文朋诗友不无懊丧地对我说：去书店走一趟，就少一份写作的热情。不管什么人都在出书，不管什么书都出了，且大都堆在那招灰变旧等着化纸浆，何苦再添乱且浪费资源呢？殿堂换位于市场，神圣化归于凡俗，心灰气馁之下，许多人甚至中止了写作的爱好，乃至连看客都不想当。

这种心境当然可以理解，几代人崇高的追求，转眼间变得如此稀松平常，何必再苦守。问题是，每当我听到此类言谈，总觉其潜在的心理机制方面是否另有疑点？自新文学以降，中国人有志于文学创作者，总逃不脱“事业”与“生业”两路牵引——为“事业”者：新民、救国、启蒙、济世，一句话，作“时代的书记官”以及“精神文明建设者”；为“生业”者：笔耕、卖文、出名、成家，一句话，为改变人生际遇而努力奋斗。二者表面上都正大堂皇得很，且也真成就了不少名家名作，但整体去看，骨子里总脱不了功利的干系。而写作的本根在于自慰，“生本不乐”（许地山语），乐在写作，有如农夫乐在耕作，这本是文化人顺其自然的一种选择。甚至可以说，写作本身是强权社会或物质时代中，作为既是智者又是弱者的一种生活方式或深呼吸而已，只是总为那些立志要于此一亩三分地上建功立业的人弄变了调，一旦正常的社会或多元文化场域不认这个“调”了，便一下灰起心来。

以此看去，什么人都出书，那是时代的进步；什么书都能出，那是文化的繁荣。只许家雀叫，不许野鹤鸣，成名者生，无名者死，那才是糟糕的事呢！书山书海，文坛文史，以及大家名流，与我何干？

这个“我”，是以写作为自由呼吸、为心灵记录、为精神憩园、为找回本真自我而使人生趋于更加完整的“我”，素心静气，自我净化，以消解物质时代的喧扰，或偶尔示人，也只在交流而非谋取，何乐而不为之。

此种日常写作，我称之为物质时代的精神植被，为个我的清凉，为自我的救赎，也为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身处文坛久了，看多为所谓“事业”和“生业”蝇营狗苟的人事，便日益敬重这种更为纯正的写作，且认为这才是文学或一切艺术的根本所在——这是另一种植被，撒播的是另一片绿荫，在历史风云之外，在时代潮流之外，由雪间春芽而芳草萋萋，终使人间又少了一些些荒漠。是的，文学依然神圣，经典依然崇高，但作为普泛的写作者，首先应守住的，是那一份心境的素宁和精神的自由。“诗有别才”，不可强求，雕梁画栋的殿堂之外，是无名的芳草染就年年春色。何况，是否成为栋梁，对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又是一个何等难言的话题？渡过冰川，又遭时尚的乱花迷眼，尚能以笔为杖，撑持生命的前行，记录人生的轨迹，其实已属朝圣者之功业了。这“功业”虽非厚重或超迈，但我想，假如有更多这样卑微但却真诚的“功业”加入进来，集合起来，那又是何等令一再缺损的历史所宽慰的事呵！

失落与返回

世纪交替的时空下，刚刚摆脱一点主流意识形态桎梏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又遭遇了一场因市场经济、商业文化、拜金主义而致的所谓“边缘化”的“洗劫”，一时失落之感如暮霭沉沉，不知这所谓“人文精神”的根到底是什么？该扎在哪里？又如何以“边缘”的境遇去“走进新时代”？

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一直有个祖传的老毛病，即老是要去依附一个什么，有一个明确的入世目的——或“学而优则仕”，或“得遇明主”，去及第，去做官，去拿自己那点学问和才华尽量接近权贵，以换取一点荣誉地位功名利禄好光宗耀祖改变人生际遇等等。总之，从骨子里认同了“皮之不存，毛将附焉”，便总是携带生存，“难得脱俗”，且非如此就不知如何是好。即或偶尔脱逸出三两“高洁之士”，“退隐山水”，那也是因为“怀才不遇”，做出样子让知者传给不知者看的，心底里还是牵挂着那个“遇”，还是摆脱不了那份官文化的意识困扰。

若将人文知识分子比喻为一棵棵参天大树，那么，生长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这些“大树们”，是决不甘老死于森林的。他们很少自认自己就只是一棵树，是惟乐于与大地谈心、与星空对话的精神之树，而早早便怀了是“材”的念头——“怀才（材）”则得求“有遇”，求“出山”、求“闻达”，求有机会被人发现（是以古代中国之朝廷常专设有“采官”）或采伐了去做高档家具，这算是最不济的低层面“理想”；或移栽到哪家豪门贵府做装点门面播撒风雅的宅树，这算是较高层面的“理想”；或被“采官”发现纳入皇家园林的风景线，直至“得遇明主”，成为庙堂之雕梁画栋，便算是最高抱负亦即终极之“理